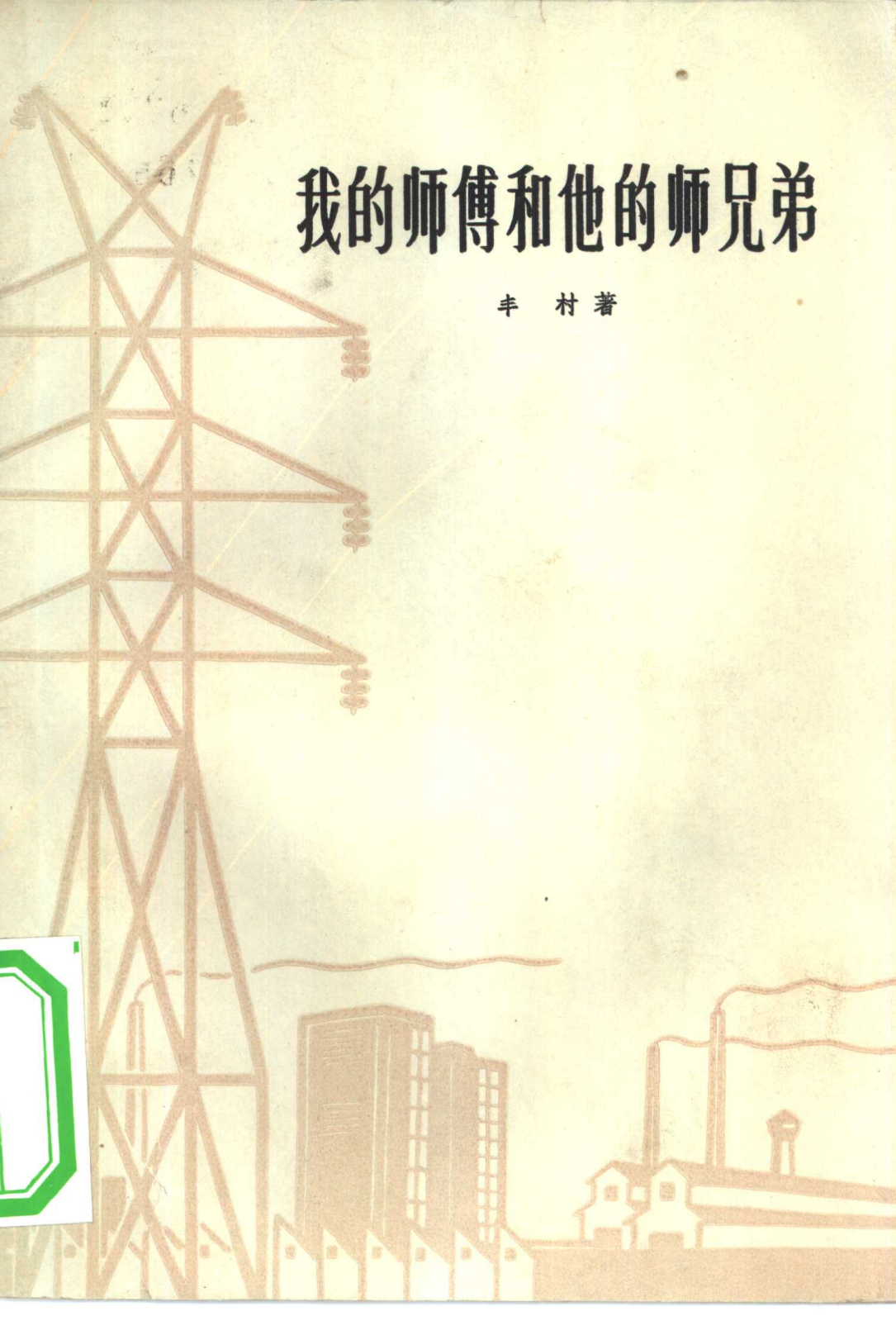


我的师傅和他的师兄弟

丰 村 著



我的师傅和他的师兄弟

丰 村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上海

乐秀鏞 装帧

我的师傅和他的师兄弟

书号 10036

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字数 61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3\frac{3}{8}$

1964年8月上海新版 1964年8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20000 册 定价 (3) 0.27 元

(原上海文艺印 15000 册)

宜兴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短篇小说五篇。《我的师傅和他的师兄弟》通过几个不同的生活场景，鲜明地刻划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先进青年工人的形象。一个认真而严肃，做事一丝不苟，但是对人却具有火一样的热情，在原则性问题上，却又绝不含糊；一个活泼而愉快，做事敏捷，对人热忱，但却易于冲动，干劲足，谋划少。作品通过这两个青年工人的形象，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工厂里年轻一代工人的精神风貌。《两个车间主任》描写了两个有师徒关系的车间主任相互协作的共产主义精神，还歌颂了他们之间的深厚的情谊。《在炼钢炉旁和在家里》描绘了新老两代炼钢工人的不同的面貌。老一辈人经验丰富，办事练达，深谋远虑，但是也具有相当浓厚的保守思想，新的一代则不然，他们具有敢想、敢说、敢做的精神，在真理面前，在党的号召下，他们变成了前进的鼓手。其余各篇也都是描绘与歌颂我们新时代的新人物的。

目 次

我的师傅和他的师兄弟	1
两个車間主任	23
罗書記和老黄牛	49
在炼鋼爐旁和在家里	59
一面紅旗	84

我的師傅和他的師兄弟

我跟工段長走出木模倉庫似的工段辦公室，向黑漠漠的龐大的車間走去。

工段長手里抓着我的行政介紹信，大步大步踏實地走着，仿佛自語似地對我說：

“翻砂這活可不簡單哪，方秀芸！沒有好翻砂工，可不會有好機器呢。”他望住我，安詳地笑了笑。那眼神和笑容使我覺得慈愛而自豪。“你立志做個翻砂工，可是個有出息的姑娘。”

他不等我答話，領前走進了長廊似的鐵皮天棚里去了。我隨他穿過沖天爐的配料場地，走向車間大門時，他突然站住，橫身攔住了我。他從臉上拿下大黑邊眼鏡，沒頭沒腦地問我：

“你知道你師傅是誰呀？”

他的動作使我感到惊奇和有趣，我笑着說：

“車間主任對我說是鄭太良老師傅。”

“不，不是老師傅，是個小伙子！”他自豪地坦然笑着，瞅着我，又說：“是個青年突擊手，五級翻砂工，一個好小伙子！”他掩飾不住他內心的滿足和高興。他大步走着，又回

过头來說：“这小伙子不简单，每月超額工时就是两百多！”

我的师傅是个青年突击手，这使我很兴奋。我急于想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是个什么样的突击手。我紧紧跟上工段长，走进車間里。

車間大而緊張热烈。翻砂师傅散滿在車間的場地。冷泵声一处压一处，噓噓地响成了一片。行車的警鈴不住輕快地叮当响着，吊动着砂箱，灵巧地滑来滚去。我和工段长沿着砂漠的弄道，迎着冷泵的急响，从外模場地走向坭芯場地。

“喏，做滾筒大坭芯的，就是你的师傅郑太良。”工段长站住对我說。我期望一眼看到我的师傅，但那里蹲着干活的却是两个人：一个穿着紫紅色的短袖大反領球衫，一縷头发从头上塌到了前額，我无法看清他的臉。另一个穿的是工装褲，背带下面的汗衫，已經污黑。他埋着臉，一头短发好象冒着汗气。我猜断不下哪一个是我的师傅。这时，工段长大踏步走过去，声音朗然地喊道：

“郑太良！把艺徒給你送来啦！”

那个留着短发穿工装褲的师傅，慢吞吞地从坭芯上抬起了他的臉。他的圓圓的臉上，沾着一层热汗，閃耀着水光。一双烏黑的眼睛疑惑地瞅着我，那目光好象閃光的刀子似的掠过我的臉，使我感到隱隱的寒冷和畏惧。我拘謹地站在他的身边，等待他的吩咐。但是，他为难似地瞅住工段长，上嘴唇上的一层絨須顫动了一陣，就又埋下臉去，醉心地工作着，再也沒有理睬我。

工段长看見我的尷尬的样子，温和而安詳地笑着。

“我給你介紹小林師傅！”工段长安慰我似地說。“小林師傅是你師傅的師兄弟和好朋友。”

仿佛感到有趣而一直默默微笑的、穿紫紅球衫的那位年青師傅，認真地霍然站起来，黑黑的臉上一对稚气的眼睛，坦率地直望住我，热情地笑着，說：

“欢迎我們的新兵！”他要伸手給我，但他发现他的手上沾滿了砂泥，就又縮了回去。他歉然地笑了笑，又說：“你看，学翻砂，就要跟砂泥打交道！”

“我会学会的。”我自信地說。小林師傅的热情使我感到輕松和欢喜。

我的話好象使我的師傅吃了一惊，他估量地望了我一眼。我覺察到他眼睛里那种期望和善意。可是，他站起来，把工具塞进工装褲的后口袋里，一声不响地走开了。

“艺徒交給你啦，郑太良！”工段长瞅住他說。“你要好好培养她！”

“你把她放下就是。”我師傅說。他走进烘模爐旁边的小房里去了。

“我師傅怎么是这么个人哪？”我暗暗地想。我心里覺得对他有点担心和害怕了。

工段长剛剛走去，我的師傅又回到場地来了。原来他是去拿大洋釘的。他把一木匣子大洋釘放在自己的脚边，沉默而敏捷地在坭芯上插起洋釘来。

我看我可以有活干了。我走过去，說：

“師傅！插洋釘我也可以搞呀。”

我的師傅瞅着我，象責備又象好笑，他終於說：

“你穿這身衣服能干活？”

我臉上一陣發燒。我穿這條裙子是多麼不合時宜！我不能不深深埋怨我的媽媽，是她硬要我穿一條新裙子來上工的呵！可是，眼前我怎麼辦呢？我聲辯說：

“我不怕弄脏哩！”

我的師傅默默地搖了搖頭，似乎沒有工夫理睬我了。他嚴肅地扣着眉，悶聲不響地只顧插洋釘。

小林師傅稚氣地笑着，有趣地望了我一眼，說：

“學翻砂可不象學跳舞，穿裙子可不來事哩。”

我紅着臉，抓起了我的草提籃，真想把我的衣服掏出來給他看看。而這時，小林師傅却忍不住哈哈笑了。他說：

“你不知道在哪里換衣服？”他直率地望住我，又說，“有更衣間，有馬桶間，有洗澡間，哪里不能換衣服呀？”

“叫她先站着看看吧。”我師傅害羞似的埋着头說。

“站着看，也該換掉衣服哩！”小林師傅固執地說。

我簡直不敢看他們了，我急忙轉身向外走去。當我剛走出兩步，我聽到我的師傅在說：

“你怎么和女藝人開玩笑？”他嚴肅地責備小林師傅了。

“這怎麼算開玩笑？”小林師傅大聲反駁說，“你對她不理不睬，又算什麼態度？”

“我怕她不會是一把手！”我的師傅說。“我怕她會是我

的一个包袱!”

小林师傅爽朗地哈哈大笑了。他说：

“是你的包袱？她会是你的什么包袱？我看哪，不是金包袱，就是银包袱！不信，你走着瞧！”

这些话，象是鞭子在抽我，我感到全身热辣辣地难熬。我简直不敢再听他们的谈话了，我慌慌张张地三步两步奔出车间去。

“跟这么两个小伙子学技术，会有我的苦头吃哩！”我自言自语，心里实在有些纳闷了。

第二天，我很早就到了车间。那时，三班老师傅已经完全把铸件送到清理工段，翻砂场地也整理得清清爽爽的了，昏暗的车间大而空旷。我孤单地茫然地站在场地上，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正感到无聊时，小林师傅扛着泥芯木模，唱着小调，自得其乐地走到车间里来。

“小林师傅，你好早呀！”我迎上去叫着。

他象个姑娘似的突然红了脸，吃惊地望着我，羞涩地笑着，说：

“是小方？你怎么来的这么早？”

“早什么？你不是也来了？”我笑着说，接住木模，帮他放在场地上。“我可不知道该做什么哩！”

“有干劲，做什么都没问题。”小林师傅兴奋地说，自豪地望着我。“咱们做好准备工作，马上就干！”

我和小林师傅抬来了木模垫板，放好了木模。因为辅助工还没有上班，我们抬了一簸筐碎焦炭，还必须去抬砂

坭，不然，就不能动手做活。

“怎么样，小方？抬砂坭行不行？”小林师傅直率地盯住我问。

小林师傅的坦率使我感到高兴。我没有干过抬砂坭的活，也不知道一箩砂坭有多少重。我说：

“吓，抬砂坭还不行！”

“好，没有说的啦。”小林师傅快活地叫着。“叫小郑看看你这个金包袱吧。”

这倒使我不好意思了。我一声没响跟他走到了拌砂间，抬了一箩砂坭。箩筐虽然是靠近小林师傅的一头，但我还是觉得吃架不住。我的两腿发抖，脚步错乱。我的肩膀也被压得仿佛要裂开似的。我的脸发胀，眼睛几乎要冒出火花来。我咬着牙，摇晃着身子向车间走着。正在此刻，我的师傅走进铁皮天棚，他駭然站住，生气地喊叫了：

“你们干什么？快放下！”

“我们先干啦，”小林师傅说，听那声音是欢喜而自得的。“小方的干劲可不小呵！”

我师傅一声没响，生气地跑过来，从我身后一膀子接过杠子，顺手把我拉到一边去，责备我说：

“看把你累的，你不想干活啦？”

他们把砂坭抬到场地，我师傅抽出杠子远远地丢开，斗气似的直盯住小林师傅，说：

“你是想压坏她？她能干这种活？”

“这不是干的蛮好？”小林师傅反驳说，冷冷地笑着。“艺

徒不鍛煉還行？”

“鍛煉也要慢慢來，”我師傅說，嘴唇上的一層絨須顫動着。“一下子搞垮可不行！”

他們兩個互不相讓地你一句、我一句爭論着，隨着動手干起活來。我對師傅那種愛護我的心意，感到興奮。我搶步走過去，抓住大鐵鍬準備裝砂了。可是，我師傅一步跨到我面前，按住了鐵鍬的把手，說：

“你先不要干這個，小方。”

小林師傅的稚氣的眼睛瞅住他，忍不住諷刺說：

“你叫她站着看？”

我師傅仿佛沒有聽見小林師傅的話，他沒有理睬他。

“你去學做小坭芯，小方。”我師傅溫和地輕聲對我說。
“你跟我來吧。”

我師傅帶我走到烘模爐那邊的小坭芯的工作場地。他給我搬來一塊鐵墊板，又交給我兩塊活象小盒子一樣的坭芯木模。然後，他把砂坭籬筐拉到我的身邊，告訴了我用砂和做法。

“要細心！唉！”我師傅說。他的烏黑的眼睛安靜地笑了。“你好好做吧。”

我感激地望住他，默默點了點頭。這時，我覺得我師傅是個細心而溫和的人了。

他轉身奔到送風機前，把風頭扭向我，就走開了。

我動也沒動地蹲在那裡，認真做了半天。象小酒瓶那樣大小的坭芯，已經擺滿在我的面前。我滿心希望我的師

傅来看一看，給这些坭芯鉴定一下，但是，他好象忘記了我似的，始終沒有来。直到中午敲过下班鐘，大家都鬧鬧轟轟地跑出車間去吃飯时，小林师傅才走过来，望着我做的坭芯有趣地笑着，說：

“做的不坏！第一次能做成就好不坏！”

我心里高兴得默默地笑着，沒有答話。

“走，小方！咱們吃飯去。”小林师傅快活地說。

我一轉身，我的师傅正站在我的身边。他默默微笑着，看来他也是滿意的。他的一双烏黑的眼睛，不住打量着那一片坭芯，好象說：“挺不錯！倒象是坭芯的样子！”然后，他蹲下身去，抓起一个坭芯，欣賞似的托在手心里。

我兴奋地啾住我师傅，他的滿意該是我多大的高兴呵！但是，他忽然疑惑地皺了皺眉毛，把托在手里的坭芯用力捏了一下。

“太硬啦！”他生气地說。他捏碎了手里的坭芯，又抓起了一个。“坭芯不透气不行！”他气恼似的一把接一把，連連抓碎了好多坭芯。然后，他严厉地瞪住我，又說：“这种坭芯沒有用。”

我心里很难过。我呆呆地不知所措地望住我的师傅。

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訴她呀？”小林师傅不滿地責問他。

“光告訴她还不行！”工段长說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站在我們身边的。他責备似地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又說：“做师傅的要做給艺徒看，你們从前是怎么学会的？”他一步走到我身边，拉我蹲下去。又說：“你看我，方秀芸！我給你做一

个。”

我的师傅一腿跪在砂坭上，手里抓着一个坭芯，发楞似地瞅住工段长，动也没动。

小林师傅閃动着稚气的眼睛，有趣地笑着，按住我师傅的膀子，也蹲了下来。他说：

“老将做的没话说，可就是太慢了！”

工段长一时没有答话。他一板一眼地做着，那动作清爽、准确而踏实。

“你们可是有名的快手！”他终于自语似地说，“可是，你们没有教她。”

我师傅刷一下红了脸，他羞愧得简直不敢抬头了。

那天落班以后，我师傅赶到厂门外，把两本关于造型技术的入门书塞到我手里。他腼腆地笑着，对我说：

“你看看这个吧，小方！你会学成个好翻砂手的。”

“师傅！”我说，话没落音，他转身跑去了。我望住他的宽阔的背影，心里兴奋而激动。我喃喃地自语说：“我师傅倒是一个有趣的好人！”

这以后，我学做的生活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坭芯。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后，我的师傅又叫我去帮他做生活了。那时，他和小林师傅合做的大滚筒坭芯的任务已经完成，小林师傅也调去做别的生活了。我师傅开始做的是一批鼓风机的滚子坭芯，这是支援“钢帅”的生活，要求异常急迫，计划是六天完成。我跟我师傅做了四天，第五天完成这批生活的任务，看来是有把握而轻松的了。那天上午，我很兴奋。我对

我师傅說：

“新定额叫咱们突破了！六天的活，五天就干完了。”

我师傅苦笑了一下，遺憾地搖了搖頭，好象叹息似的說：

“今天完不成了！下午我要去团委参加个会哩。”

这种滚子坭芯我已經做了四天半了，我觉得在操作上和工序上也完全了解了。因此，我有把握地說：

“你去开会吧，师傅！我能够完成！”

我的话好象使他吃惊，又使他高兴。他默默地出奇地笑着，烏黑的眼睛直視着我，仿佛要从我眼睛里証实我的话是否可靠似的。

“你能完成，就好了。”他终于疑惑地說。

“我試試看吧。”我說。我簡直不敢再說那种肯定的話了。

这句话使他听来是那么刺耳似的，他紧紧皺着眉头审視着我，斬釘截鉄地說：

“說完成，就一定要完成！生产可不能說空話。”

“你放心，师傅！我不会……”我喃喃地說。

他那生着一层濃密的絨須的嘴唇，滿足地无声地笑了。一双烏黑的眼睛快活地閃动着，信任地望住我，說：

“行，小方！可还要保証質量。”

我默默不語，点了点头。

下午，我的心情非常緊張：我怕完不成任务，又怕不合質量要求，我全身的汗水一陣一陣地冒着，嘴唇也觉得干的

要命，但我手不停歇地做着。这中间，小林师傅来看过我两次，第一次他给我送来一瓶冷冻汽水，并且指点我起了模。后来一次，他完全是高兴的了。他的黑黑的脸，天真地笑着，说：

“小方呀！你可真象个两级工啦！今天落班以后，咱们去看踢足球去！”

我没有答话。我埋着头，不停手地做着。我觉得我是在极力掩饰着我内心的那种胜利的愉快。并且，我希望我能在我师傅回到车间之前，完全把生活做好，使他象小林师傅一样地满意和高兴。

我兴奋地做着活，汗水如连珠似的滴在坭芯上。我狠狠地摆了摆头，想把汗水摔掉。就在这瞬间，我仿佛看见站在我面前的两只脚，已经不是小林师傅，而是我师傅的了。我抬起脸来，我师傅是那样满足地微笑着，关切地瞅着我。

“师傅！你看，我快要完成啦！”我说。我的口气，带有那种胜利的喜悦和自豪。

“看你热的，快歇一会。”他说。他感到燥热似的，一手抓下帽子，握在手里。然后，他转身走到我做好的滚子坭芯那儿，象个严厉的父亲看着不争气的孩子似的，显得那样厌恶而气恼。他用脚踢着坭芯垫板，生气难耐地说：

“方秀芸！这是你做的坭芯？”

我的心跳着，紧张地望住我师傅，没有讲出话来。

“这坭芯是怎么修的？坑坑洼洼！”他好象是越来越气了，“你看，这是怎么搞的？”他指着坭芯上修补的那一处，怒

火中燒了！他氣憤地一脚把那個坭芯踢爛了。“翻砂工做出這種坭芯可丟臉！”

我被嚇得楞住了。心裡一陣委屈，我的眼淚，象兩股泉水似的涌出來。

小林師傅一步竄過來，兩手抓住我師傅的膀子，喊着：
“你這是做啥呀，小鄭？滾子坭芯是五級工的活，可不是藝徒的活！”

我師傅揮開他的手，說：

“不論誰的活，都要做好！”

“你說的倒漂亮！”小林師傅冷笑着說，“咱們進廠一個月，能做出這樣的坭芯來？”

我師傅楞了一下，帶着氣惱，轉身走出車間去了。

小林師傅憤憤地瞅着他，然後對我說：

“我幫你干，小方！咱們完成它！”

我和小林師傅蹲在場地上，開始重做滾子坭芯了。小林師傅責怪我的師傅，但同時，他又不住稱贊他做活認真，要求嚴格。他說：“這一點，我可比不上他哩！”正說着，我師傅悶聲不響地走回場地來，他蹲在小林師傅的身邊，說：

“你走，小林！你落班還要去踢球呵！”

小林師傅熱切地望住他，說：

“你們能完成？”

“能完成！”我師傅自信地說。

“那好！”小林師傅快活地說，跳起來，走開了。

我師傅埋頭干着活，半天沒有說話，也沒有看我。我感